

福建三十年来省政暨民军嬗变纪略



福建三十年來省政暨民軍嬗變紀略

福建三十年來省政暨民軍嬗變紀略

(甲)辛亥九月十九日革命軍興至民國十一年驅李之役

彭壽松與湘軍之勾結

國家之有革命，實由全國人民，痛心疾首，舊秩序之紊亂，與腐化，為救國家及自救起見，必須推翻現狀，以實現其理想中之樂園。易之繫辭曰：『革去故也，鼎取新也。』執此語以詮釋革命，於義為當。辛亥武昌之役，以數十士兵，舉義旗於俄頃之間，風聲所播，竟足以号召全國，絕非偶幸，愛新覺羅入主華夏，樹植根基垂二百六十余年，尤難一鋤立仆，顧武昌一舉，為期僅數月，共和即告成立，其中實有天數存焉。閩省

僻处南服，消息迟缓，时握两省军符者，为旗人松寿，平日颇知爱民勤政，不私货财。松原籍正白旗，历官江苏巡抚，热河察哈尔都统。那拉氏视为老成持重一流，于光绪三十二年授闽浙总督，居官垂三十载，清正律已，御下以宽。治闽三稔，舆论翕然，洎铜山西崩，洛钟东应，福建终亦被捲入旋渦，此正东亚民族勇于自觉，急于图存之心理，起而解脱奴隶之囚构，认为欲图自强，非彻底改造政治不可，毅然决然以致力於革命，革命成功，即新旧秩序交替之日，故忼同仇，甘为玉碎，义鋒所向，全国景从，粤东黄花岡上之七十二烈士，强半出於闽籍。闽江固早已播殖革命种子，一經潰决，莫之能止，非因

清吏之庸懦无能，无术以挽此震荡世界之潮流者也。彭寿松险诈狙猾，本为五斗折腰之小吏，听鼓粤垣，以行为押邪，好交结江湖被劾（缘彭以微秩与哥老会暗通声气，事为粤督岑（春煊）所悉，专摺严劾欲置之法，彭消息灵通，瞬间得讯，举室尽棄，单骑出走），辗转逃入闽中，得统制孙道仁援引，投効於松督，松督以其小有才，畀以全省保甲总局提调，捕拿著痞，驰誉於时，孙道仁为新军二十镇统制，部下多湘籍，彭则大喜过望，极意联络，苞苴搜括所入，胥用为收买，二十镇下级士兵，其直属统制孙道仁，每有发号施令，反不若彭之一挥立集也，新军军权至是乃隐然操诸寿松掌握，其阴怀不测，惟满冀

樸壽一人知之而已，樸固駐防福州之將軍，與副都統王明交莫逆，居常对新軍表示不信任，尤忌壽松之跋扈恣睢，每思予以膺懲，限於職掌，未易越俎代庖，祇得着着提防之而已。

排除異己縱兵殃民之彭壽松

彭氏自勾結湘籍下級士兵之后，以為實權在握，妄自尊大於時南方各省响应革命，雖由諮議局民黨議員為領袖，而實握兵柄者，固儼然總督之威權也，彭以光復福建省功自居，乃稱曰政務院長，下設各部，體制視行政院，思排除異己，如嗾使爪牙行刺蔣筠，黃家成等，以及追走共進會首腦蕭政，（即前南京努力和運殉難之齊公衡烈士之胞兄）黃展云輩，皆聞風遠

避其鋒，甚至蓄養死士，閩人稍加口誅筆伐者，則百般陷阱，置之死地，於是閩人士之與政者，咸跳而出走，閩人遂敢怒而不敢言，熱心志士相率割据稱雄。（民軍蜂起）然限於地盤，財富不足，難免擾及商旅，大者稱師，小者稱旅，釀成三十年來，客軍入閩，及民軍紛擾之局面，无一非彭氏一手所造成。故閩人言之猶有餘痛，次則委派哥老會匪首陳金標為城守，部屬皆桀驁怒悍之輩，包庇烟賭，无惡不作，報復尋仇，視為常事。當時輿論忿激，政府中一二明達者，婉言進勸於彭氏，彭氏不特无丝毫斂跡，且以忠言逆耳反本加厲，聲言彼輩來自田間，為八閩立下若干汗馬勛勞，以此區區遂加遣責，恐將士唯

乃已用，民情寧可拂，軍心不可背，无怪士兵變悍，氣燄愈張，漁民愈甚，縱兵殃民如彭氏者，其罪豈可逭乎。

岑劉驅彭之一幕

國父孫中山先生，既於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，為貫徹南北攜手合作之目的，俾得實現民主政治，乃甘以白宮地位讓諸袁世凱，袁氏當國，席已成之勢，陰懷篡竊，其初政亦思勵精圖治，整飭紀綱，以順輿情，迨彭壽松禍閩顛末，經旅京旅滬閩人，一致向之揭發，而海軍總長閩籍劉冠雄，最為袁所信任，又嘗受恩於前兩廣總督岑春煊者，岑之於閩為少時旧遊之地，故閩人无不知岑之聲名，以時更欲借其宿望，以威南服，於是

力請諸表，以岑為福建鎮撫使，佐以海軍陸戰隊一團，乘軍艦
頓兵馬江，善言勸彭自動離閩，彭畏岑之威望，實聞其來，惴
惴不安，且都督孫道仁，雖將門之子，碌碌平庸，方茲事急，乃
固位計，（兩世為福建陸路提督）不得不自効於表氏，因而閩
垣獲免戰禍，贖彭三十萬元以行，一坊惊惶，始告平息，岑則
自始至終，未嘗一履閩垣，祇在馬江行轅，發号施令而已，表
岑既有宿嫌，表固无意以閩政畀岑，岑亦不甘居表之下者，故
彭去岑亦翩然遠引矣，久之陳英士等，借口宋教仁一案，倡亂
於海上，孫道仁部師長許崇智等起而和之，孫无力以制，表乘
新勢之威，亟以劉冠雄為南洋巡閱使，率軍艦及第一二五旅，

旅長李厚基部入閩戡亂，改編湘軍，調孫道仁入京，為將軍府將軍，以汪聲玲為省長，李厚基為護軍使，自是閩政始歸隸於中央。李初為直隸總督李鴻章侍弁，嗣入營充下級尉官，袁世凱接統北洋軍隊，練兵小站，設講武堂，調下級軍官充學員，李以第一期第二名卒業，洊升至一二五旅第三團團長，因為陳英士等爭奪滬高昌廟兵工廠之戰有功，適旅長楊宝琳戰死，李以第三團團長代理旅長，蓋異數也。劉冠雄嘉其勇，力游諸袁昇以護廠之責，至是遂挈以俱來，是為革命后第一度北洋軍隊入閩之始。蓋孫道仁所部，雖屬湘籍，然已數十載在閩，士卒几與閩人同化，后經改編，去者大半，所易多福寧府土著，即

日后陸軍第十一旅士兵也，其中有數營尚屬湘籍精壯，迨閩粵有事，遂紛紛投向粵軍，或叛變為民軍基本隊伍，終李厚基時代，為腹心之患矣。

瀕行婪索之彭壽松

岑春煊以福建鎮撫使，率海軍軍艦及陸戰隊一團，開抵馬江之訊，一經傳佈，彭氏自知負隅無望，示意城守陳金標，將六城守衛自動撤退，然不甘遽行示弱，一面示意福州總商會諸商董，向孫都督進言，為保全湘人面子，須妥送彭氏出境，並以三十萬金遣散金標所募之子弟兵三千五百人，其願留為孫督效力者听之，岑軍在彭氏未離福州以前，岑軍隊伍不得入城駐

紮，以免誤會，惹起糾紛。若能依以條件，則陳部所有槍械，願自動繳交孫督保管，彭之啟行日期，則須遲在其子翼岳在劍津解組，率眷來省后偕行。孫督並須負責保護彭氏閭家之生命安全，彼自不願妄動干戈，否則寧甘玉碎，決不向岑軍清降，不惜背城一戰。孫道仁以所提條件，雖不見如何苛酷，但春煊性如烈火，妬惡如仇，此等狂言，向之宣布，則戰幕立揭。雖癰疥之疾，不难蕩平，而地方元氣，則不免因兵燹斲喪，乃曲全地方治安，及免榕民陷於兵革，乃電促劉上將來省，至中洲海軍公所，籌商应付方案。冠雄據孫陈述，亦抱不為己甚息事寧人之旨，逐一允彭所求，保其安全離境。但翼岳不得再行戀棧，應

如期解職，率眷來省，靜候派隊押護上輪，兩方商妥條件之後，亦未向岑请示，先以彭氏所請之款，三分之二撥交陳金標遣散部屬，陳部所有軍實，則由孫督派隊点收，押送回署保管，彭逆及其心腹金標，為防意外，先遷入督署，受孫道仁保護，一面電召楚同軍，覲開赴会岐，多候命，蓋彭陳兩逆，及其眷徒，咸將藉以一帆以偷渡出海，用免春煊之捕治也。

翼岳在南平，以延建邵道尹資格，尚握有多少實力，駐防延之沙司令，水口之謝官帶，均為乃翁一手提拔之人，兵力亦達十營以上，以之卫圍則不足，以之為亂則有余，且延境天險，据閩江上游，当東西二溪之会流，連峯逼岸，水形激湍，而

礁岩尤多，老於航行者，每溯江北上多至三十六滩，水势奇險，舟行之難，不亞蜀道。小彭妄謬，尚欲藉以地形為負隅之虎，不知乃翁生命，方懸于其手，人情勢利，大抵皆然，大树既倒，猢猻自散。小彭以時尚思負固，但惜沙司令謝晉帶等，以自己地位，已制成基礎，湘軍根本以孫督獨坐鎮榕垣，並無絲毫動搖，彭氏多行不義，去之正以全湘人清白，初無損於二人之實力，奈何人乃決已決之風而自破其釜，故对小彭声淚俱下之請求，藉其兵力在延津發難，螳臂當車，勢將傾覆，灾且馴及於已，且知多行不義之院長（老彭）必无东山再起之日，背之不为失信，且獲识時務俊傑之名，以彼衡此，絕不宜向師出有

名之岑劉挑撥，以自速其天亡，計定，喪亦小彭，反劝其公忠
体国，毋逞一時意气，反陷院長於維谷，君子愛人以德，願公
熟思審慮，止戈為武，稱兵倡亂，非所敢知矣，詞严义正，无
懈可擊，遂戢其野心而息巨变矣。

李厚基柄政及王軍南开之秘聞

李厚基既攻陳英士於滬高昌廟兵工厂，以勇敢馳名，武事
有餘，文治實感不足，其夾袋人物，前者為史庭璣，后起為費
毓楷，及其介弟厚恩等，數聚斂之臣，余者僅備員而已，閩政
自彭逆去后，袁政府即簡閩人張元奇（前奉天民政司）為省長
甫到任，出拜外國領事，中途突遭炸彈，不及辭職而去，袁世

凱怒甚，旋於戡定二次革命亂后，即令劉冠雄為南洋巡閱使來閩調孫道仁入京，以李厚基為護軍使，汪声玲為省長，汪豫藉，蒞任未久，其家屬在河南彰德，被悍匪白狼屠殺，財物灰燼，汪忿而咯血，不能理事，旋以病辭，始易皖許（世英），袁氏將僭号洪憲時，又改稱巡按使，李許等均以从龙獲獎，一封子爵，一錫男爵，帶砺河山，位列五等，當時福建之軍民兩長，固沆濯一氣者也，迨段內閣討粵軍興，遽調許長內部，民長一席畀李兼，李遂以出師攻粵為技，一战而敗，唾手失漳龍，大受閩人攻擊，故李不信任閩人，尤以閩籍隊伍多歧視，中央直轄之十一旅旅長王麒，不求進取，各員領薪，尚為李氏所

優容，其他稍具實力者，无不遭其側目而去之，然自顧實力未充，且其所部二师师长臧致平，又与不協，初李寵倖之四金剛，均一躍升为师旅長，如高全忠（混成旅旅長）駐防泉州，王歪鼻（獻臣）（原任卫队团团长升任第三师师长）駐防龙岩，辛桂芳（第一支队長）駐防闽东福宁府屬，马步云駐防水口，此外尚有張清汝旅駐防延平，其患难相共之姚建屏，（原任一师师长）反致賦閒，而易以唐国漠，臧师因之，对李大感不滿，臧部既接收陈炯明所交还漳厦，与李已貌合神离，事自为政，不相聞問，李以外有强敵，内复携貳，王獻臣、高全忠、唐国漠等雖拥有三师之众，然仍慮粵陳之蚕食，与肘腋之患，不